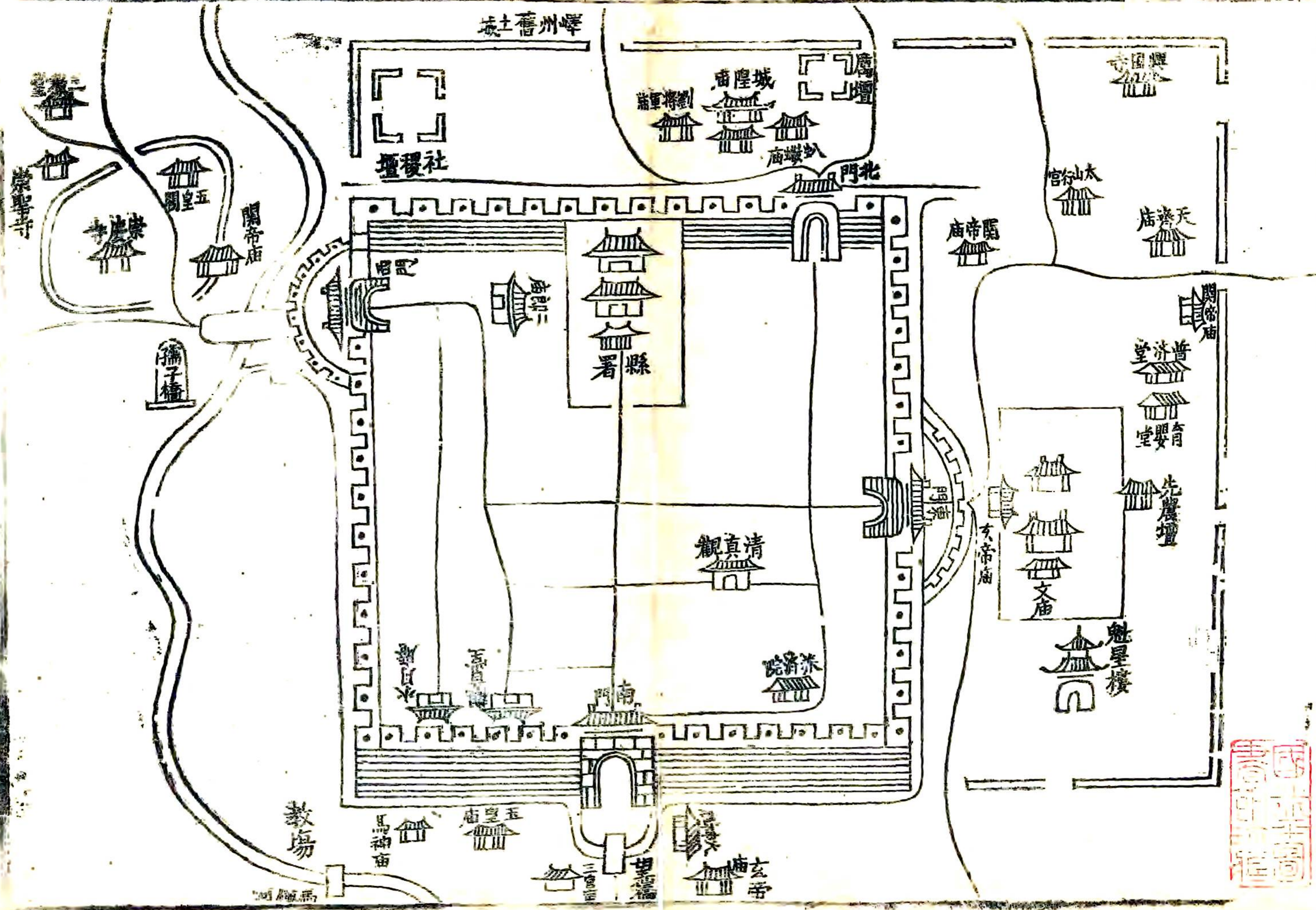


澤縣志

卷一

一

嶧州舊土城



國禪寺

城隍廟  
將軍廟  
城隍廟

太山行宮

天濟廟

關帝廟

關帝廟

普濟堂

育嬰堂

先農壇

文廟

玄帝廟

魁星樓

清真觀

濟濟院

縣署

二聖廟

西門

東門

南門

教場

馬神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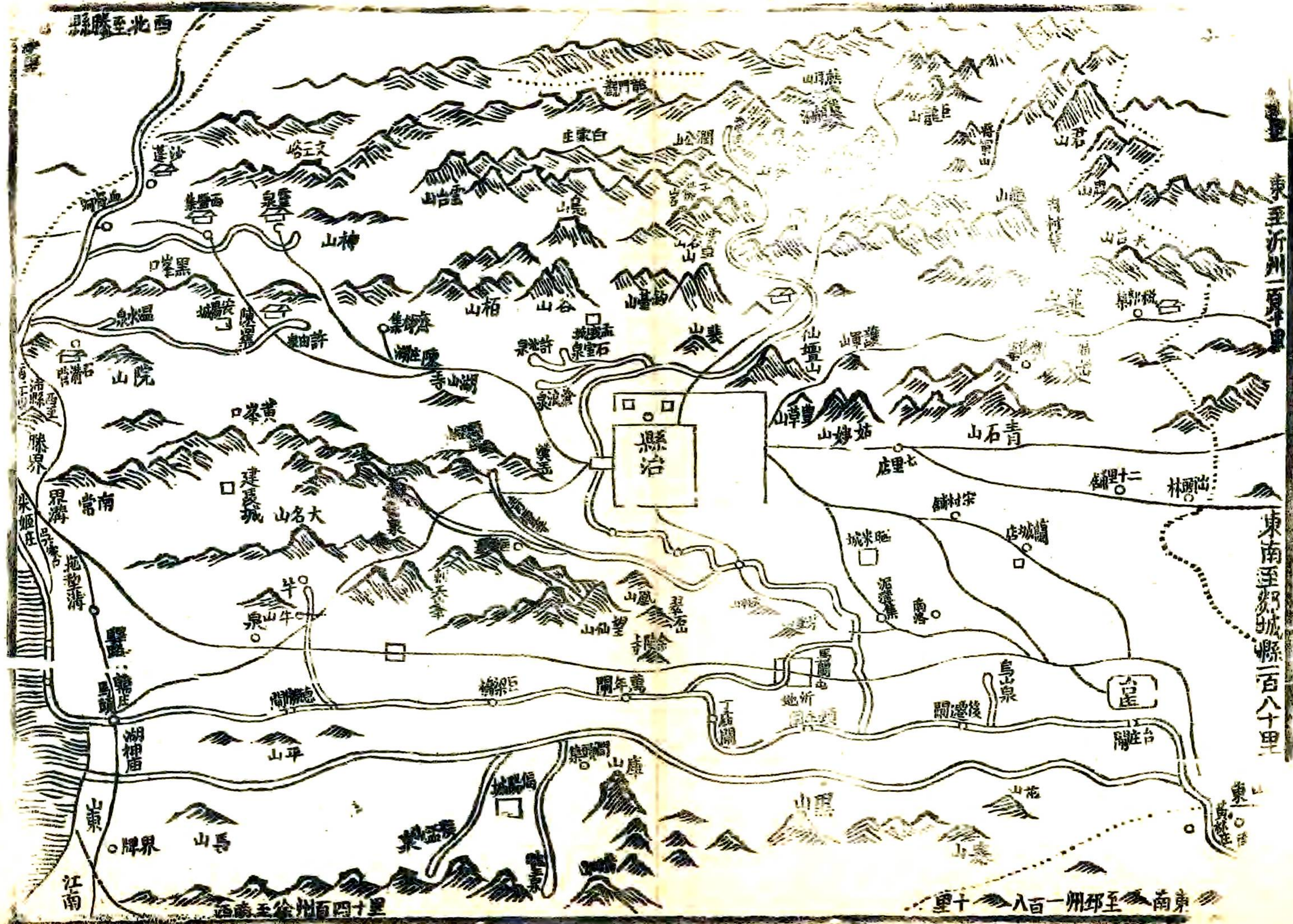
五皇廟

三官廟

望瀛樓

玄帝廟





縣至西北

東至沂州一百十里

東南至郯城縣二百八十里

東南至州一百一十里

縣治

台

關

白家莊

大名山

牛山泉

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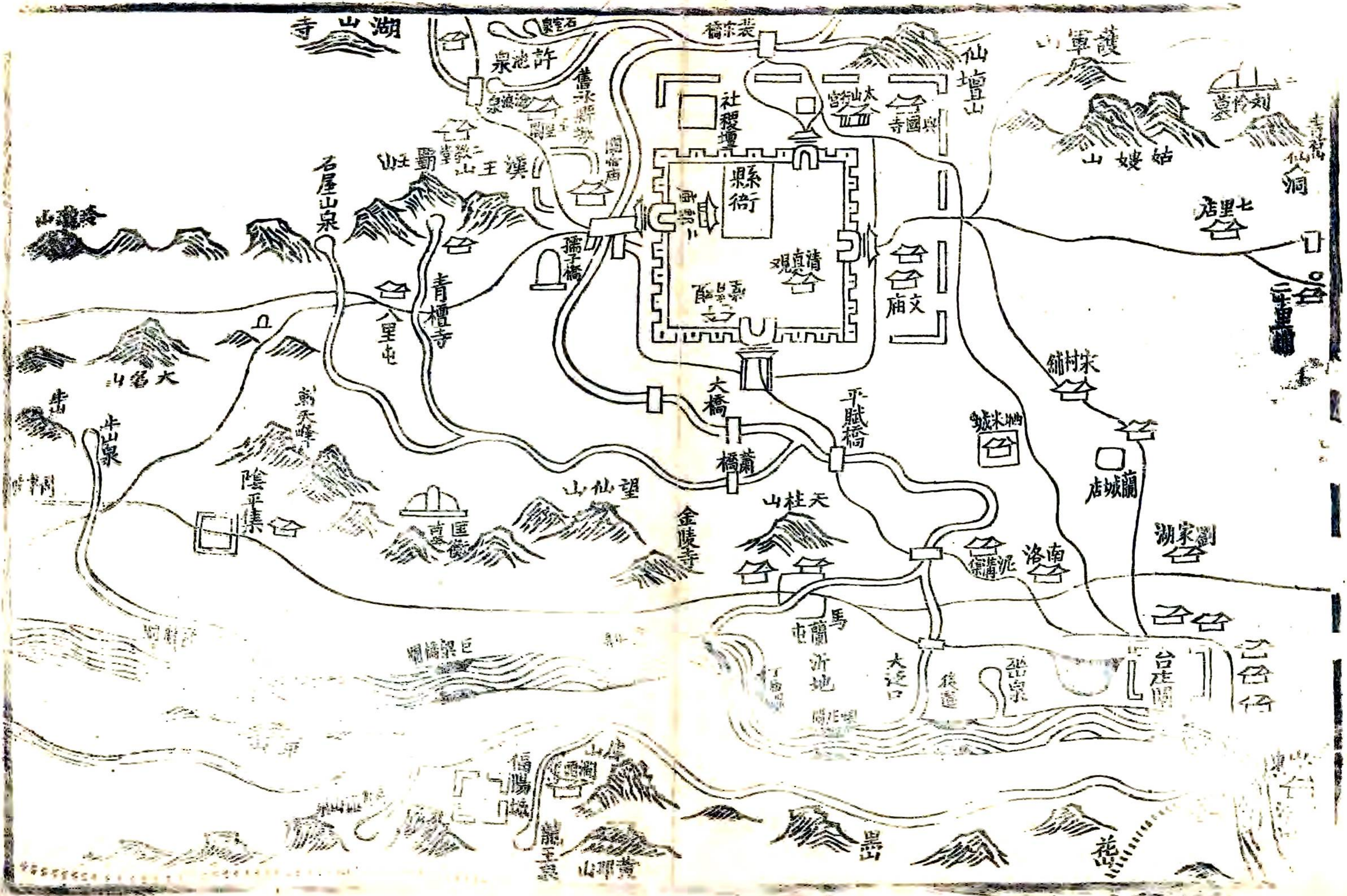
常南

湖柳

牌界

山馬

西南至徐州百四十里



湖山寺

許池泉

橋東

仙壇山

護軍山

劉伶墓

仙人洞

姑嫂山

七里店

三官廟

壽山

石屋山泉

王漢王

王勤山

舊水

孫子橋

社稷壇

太山宮

興國寺

縣衙

清觀

文廟

八里屯

青檀寺

大第山

新天峰

陰平集

望仙山

金陵寺

天柱山

城米

宋村舖

蘭城店

劉家湖

牛山泉

巨梁橋

馬蘭地

大渡口

岳泉

台走關

台台

福陽

龍王泉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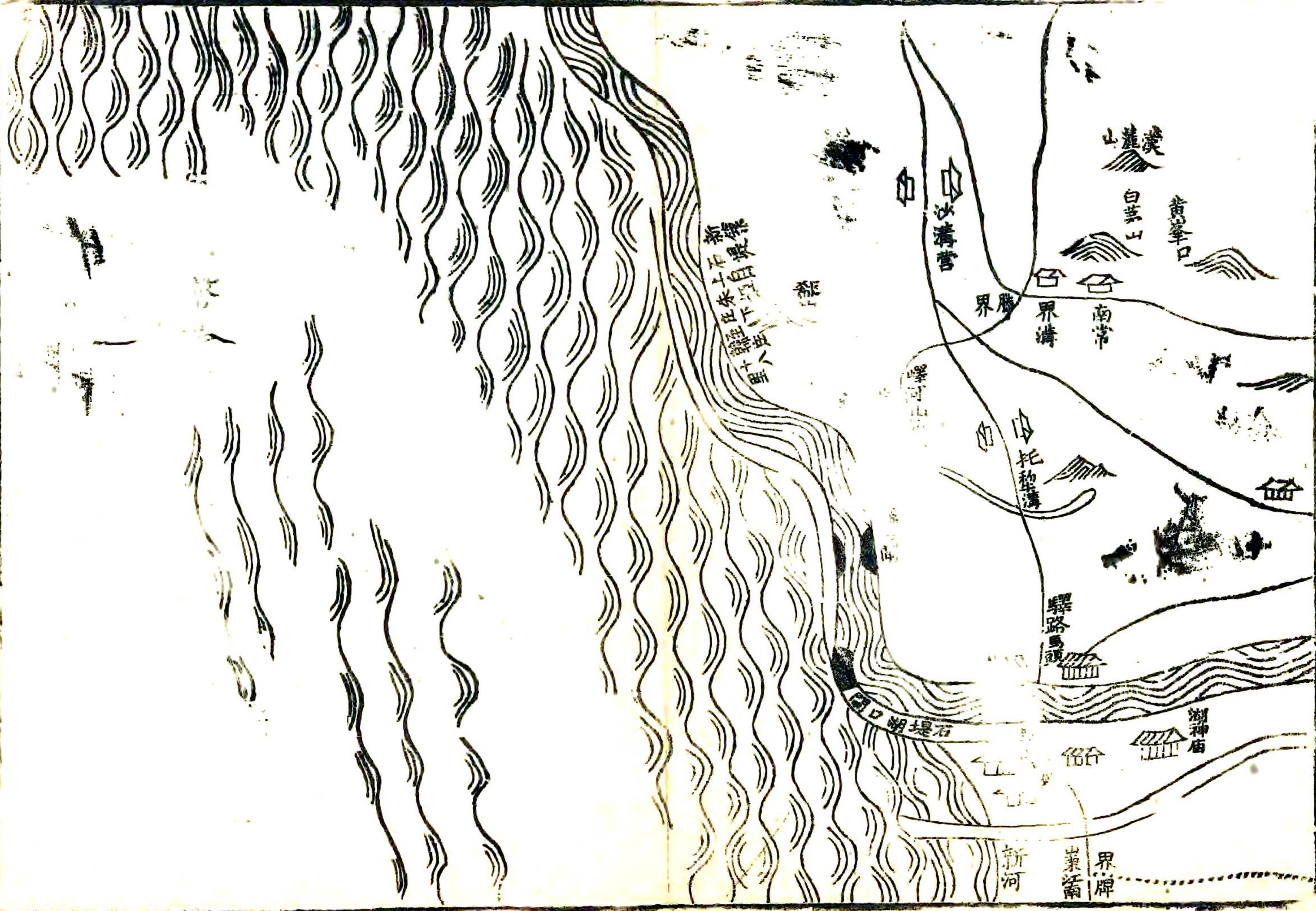
山

山

山

山

山



新築自北至南十里

沙溝營

白雲山

黃峯口

南常

界溝

托和溝

驛路馬頭

石堤湖

湖神廟

新河

業南

界牌

山縣志序

詩曰保有鳧繹釋者謂繹與嶧  
同書曰嶧陽孤桐爾雅衆山聯  
絡爲嶧嶧因山得名其見於經  
傳也屢矣自鄒子受封而後爲  
蘭陵又後爲丞縣春申治之齊  
序

梁啟焉歷代以來史不絕書其  
山川之靈秀人物之傑瑰雖通  
都大邑亦蔑有過焉者也余承  
之是邑周覽方隅升高遠望見  
茲山塊北而風檣煙浦出沒數  
百里外信足以奄魯邦而鎮徐

州矣而考其土俗觀其民風猶有敦龐之遺蓋嶧去魯爲近而洙泗之餘澤於今未墜云今

聖天子翠華南邁省方問俗而嶧之南境尤適當

禮典所歷過化存神其風移俗易序

二

爲何如哉余公餘之暇披尋舊志因思志爲邑史與國史並垂肩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又有職方懷方合方訓方沿革及後代而郡縣亦皆有志顧嶧之志則自宋元以來書缺有間明

萬歷間已入賈三選以光祿職  
請告家居居邑中懷寧王君委以  
纂輯始克成編至

本朝康熙十二年而海陵山君又  
增修之修未數年而錦州劉君  
復續修之自劉以後迄今又七  
序  
三  
十餘年矣

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殷蕃物產滋  
豐聲名文物視昔有加不爲隨  
而書之恐日久滲漏文獻無徵  
不且有司之責歟乃鳩集佚聞  
蒐羅往事與衆紳士共襄厥緒

是志舊分爲七篇繼又增至八  
門合爲五卷今則博綜條貫彙  
集成帙俾循省者得以展卷而  
瞭如指掌也噫邑史之不講於  
今久矣爲吏者執掌風塵率簿  
領之未遑况嶧輪蹄絡繹日不

序

四

暇給而余乃斤斤從事於此者  
蓋以山川人物紀在經史業於  
古有光而採風問俗必咨觀官  
則數十年來之遺訓故實不容  
其淪於無稽也若夫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則地志之慙又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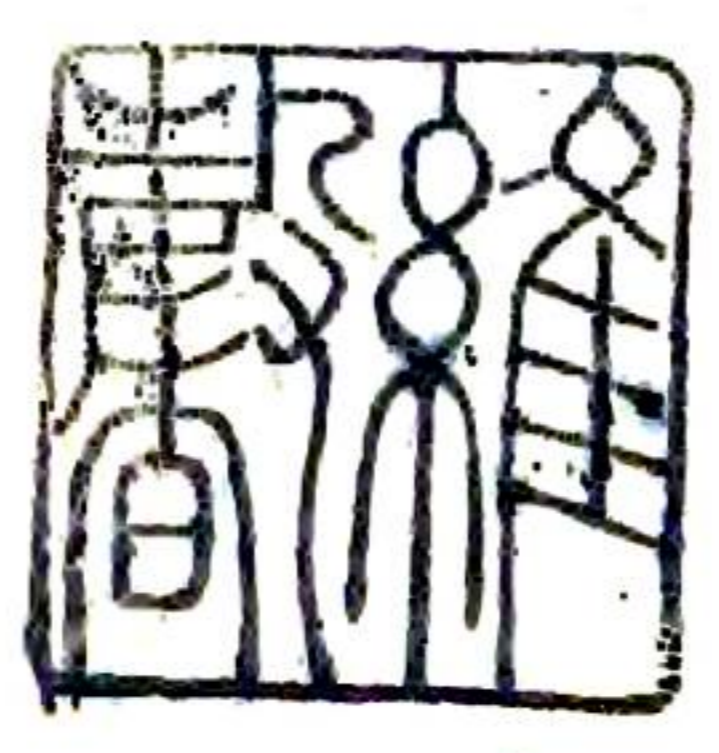
不敢辭也夫

言

乾隆三十六年十歲在重光大

落月文林郎知澤縣事

白忠璉謹題



辰



五

嶧縣志原序

外史氏曰志邑史也覈往事垂將來觀法鑒戒寓焉者也寓內郡邑槩有志嶧獨無往嘉靖中修郡乘檄縣求故實家大夫時在諸生間創志草一帙旋散去於今復四十年餘矣志尙寥寥久爲闕事歲辛巳予以光祿卿請告家居適懷寧王侯近魯以進士高等來尹邑才稱俊博而政有紀綱暇中語及邑乘嘆曰數口之家錢穀出入物產盈縮類有籍記嶧卽僻小寧獨一家哉奈何可以無紀述於是以邑乘懇屬予予重王侯雅意而慨是書之久缺也迺於耕釣之餘

嶧縣志

卷之首 原序

一

窮郊原訪者舊披古今圖籍凡殘編斷碣片言隻字有關於鄆承蘭陵故實者靡不搜羅備錄越一寒暑粗有梗概事屬隱滯援據徵之中或疑訛闕而不論始地里終選舉爲志凡七篇夫因循者易爲力而創始者難爲功自昔言之矣邑無志由明朝來二百年諸君子所慎重而不易成者予不揣固陋一旦率然爲之詞義踳駁事實脫漏予罪甚矣雖然前人不作曠缺至今今乃不述後益茫邈余爲此懼輒敢僭成後有贍文洪筆之士因是編而裒益潤色之勅成一邑全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嶧爲鄆承蘭陵之舊蹟

匡疎諸賢之故里不必濯纓滄浪躡足鳧繹而還  
往躡燦然指掌矣則茲乘也未必於邑無補也嗟乎  
山川疆域古今一爾世代有推遷而鄆承蘭陵之地  
猶昔也顧以才賢則古盛而今衰以民物則古隆而  
今替以貨財則古豐而今嗇覽斯乘者又安能無慨  
於中乎萬歷壬午秋八月賜進士亞中大夫光祿寺  
卿前戶科都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邑人賈三近敬  
序

嶧縣志原序

邑之有志也蓋禹貢周職方之遺云士君子一結繩  
臨民卽欲省方設教因地制宜考古鑑今舍志莫稽  
矣顧今之爲志者類多不求施用而剽於聞見不資  
化理而眩於觀覽譬則有家者然舍日用治生之計  
不載迺侈臺榭崇球玩以誇示後人抑末耳果若是  
奚足以備觀省而垂鑒戒也乎余不佞謬以庚辰秋  
仲分符於嶧嶧故所稱鄆承蘭陵地也距周孔之墟  
董三舍而近何幸得其遺民而治之比入境則見山  
川故也人民故也乃歲旱頻矣而閭閻漸邛國賦繁

嶧縣志

卷之首 原序

三

矣而物力益耗司牧之寄謂何於是蚤作夜思畢力  
於解繩蓄艾之計孜孜然與百姓相休息而不敢日  
事筆楚用操切爲名高卽淹滯歲月落落不復振余  
甘之矣顧余不習爲吏方覬往哲成事視之而邑故  
無志其何以觀且民瘼克克在吾目也不登之籍以  
遺來者可乎哉適石葵賈太史謁告家居先生篤衷  
潔履稱賢大夫有良史才余每過從移日微惠成編  
先生卽欣然命筆者古獵軼蒐聞舉知凡土地之沿  
革人民之盛衰與夫田租之登耗徭稅之煩勞貢賦  
之盈縮靡不遡厥原初發爲論著真燦然盈目怡然

動心矣而昔之吏於斯者某也良某也非良一以三代之直道行之凜凜然足以示勸懲於來世是志也可不謂一邑之信史也哉余讀之卒業敬授縣丞君學博楊君紀君典史江君同校而梓之梓成先生謂不佞當綴一言於末簡余惟嶧魯屬也蓋論政者莫善於魯矣詩之咏僖曰奄有龜蒙保有鳧繹此魯之所以奠厥土也周公之訓曰平易近民此魯之政所以至今不廢也余拙且陋不知於近民之道能合乎什一與否而先生是編猶夫計然任公之策固纖勤治生家所必資焉者也後之長令讀之興起焉教

然以古之循良爲法而以不佞之拙且陋爲戒則庶乎可以稱善治也夫萬歷癸未夏六月知縣事古院王希曾書於思補堂

嶧縣志原序

歲壬子夏

主上特起舊輔大學士衛周祚於家仰贊機務方應召起闕首以六事上陳一請修天下郡志書律城一秩盛典所以大一統一垂萬年也

上特可其奏爰

敕天下各直省通修郡邑全志顯吉承乏茲士謬應茲役夙夜祇懼敢不啻蒐博訪勒成一邑全書用襄厥盛但嶧屢經兵燹乘闕燧再四購求僅得一部於邑諸生楊三鳳家乃嶧先達賈少司馬手所撰次者先

嶧縣志

卷之首原序

五

生學問淵博稱良士又才時適以光祿卿予告家居允邑令王諱希曾之諱單精研思其探廣攬遍諮耆舊兼採風謠窮百家之源流歷山川之形勝披古今之圖籍考人物之盛衰有奇必搜無微不抉論簡而核事約而該於昔之尹斯邑者據事直書絕無隱諱存三代之直道寓褒貶於片言所以昭美刺者於斯示勸懲者亦於斯矣第志終於萬歷癸未自茲以降無聞焉迄今不述後豈何觀顯吉益惴惴是懼延邑士之學選才瞻者若褚若賈若李之二子窮晝夜之力雖半歲之分網羅放天增其未備纂河渠之書

徭役之苦採貞烈之狀事發潛德之幽光寧敢無  
寧闕無訛無溢美無益惡考古綴今續成一邑信史  
而美刺勸懲亦莫不寓焉嗟乎嶧固鄆承蘭陵舊疆  
也山川風土猶故山爲閭昔時韋疎諸賢遺風猶有  
存焉者乎顧其間人物之凋謝戶口之流亡物力之  
虛耗較昔盛時迥乎不侔抑亦可以觀世變矣生聚  
教訓是在後之守茲土者

康熙癸丑夏五月六林郎知縣事海陵田顯吉書於  
嶧署之西爽樓

重修嶧縣志叙

夫志者史屬也然史惟

朝廷有之志則通上下而不之禁故國志舉其畧而郡邑志各叙其詳綱目相維本末互見皆不可闕也世變歲易或闕而不具或具而不詳所謂郡者尙不能爲完書而况邑乎今

上癸亥之冬余奉除書承乏是邑甫下車薦紳父老輒以志請余固謝弗敏且案牘旁午輪蹄絡繹日逐逐道旁塵未暇也又明年爲乙丑春民稍安余之拙更退食有餘畧而薦紳父老又申前請余遂不能固謝因

嶧縣志

卷之首 原序

七

取舊志披閱知其創始於前明邑人賈少司馬石葵典則爾雅堪稱作者至

國朝康熙壬子海陵田侯續而修之曰地理曰建置曰祠宇曰戶租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漕渠共五卷大都遵賈志爲蕭畫而增其缺畧補其逸遺已耳自田侯迄今蓋十有三年矣此十三年來官師之去畱科貢之彬雅節孝之炳耀人物之繁衍以至田畝賦額戶口徭役之損益消長月異而歲殊尙不續爲纂修掛漏日久文獻無稽何以紀往牒示來裔乎於是折簡進邑士於庭如褚生光鎮李生公門雷生亨中